



林奕华

导演

Director

戏剧、写作、电影

皮娜的容颜

那位观众叫小张。他被我请到舞台上，是在已故德国编舞家皮娜·鲍什 1978 年创作的作品《交际场》来到上海国际舞蹈中心演出时，由我主持的介绍讲座里。讲座的主题是天幕上绿色的一行字——如果我没有遇见皮娜·鲍什，也引出当天的开场白：我便不会知道创作可以由问问题开始了。

小张走到舞台上，也是响应“每事问”的鲍什精神：还未知道在二百多位观众面前要做什么，他已高高举起手来。从动作来看，是回答我的问题：“有谁乐意接受挑战？”从意义来看，举手则是变相的问号：“有什么将要在自己身上发生？”

这问号，本来每日睁开眼睛便已存在，分别只在，它如何从无意识变成感受或思考。过程可以是被动的，也可以很主动。被动时，就

像我第一次看见皮娜·鲍什的作品，纯属意外。主动时，便是把鲍什对我的影响，发展成与人交流的方式，例如借助小张个人，引发更多人的好奇心。

都说好奇杀死猫。为什么一种普遍心理，会被贴上代价高昂的标签？这让我想起第一眼被鲍什的创作吸引，也跟“危险”不无关系。首先，上一秒钟我并不知道即将映入眼帘的，是肩负“舞蹈剧场滥殇”之重量，名叫《缪勒咖啡室》的历史性作品。次之，不管作者何人，当眼前的画面是“闭上”眼睛的女人，在无秩序的椅子丛中直撞横冲，任谁都会替她捏一把汗。但光这动作还不足以瞬间把人

摄进画面，更具震撼力的是，闭眼的人怎么跌撞都安全，全靠有一个一样猛烈地挡开障碍物的能看见的人。

是什么教人不顾（惜）一切？——是皮娜·鲍什给我的第一个问号。当然，作为最表层的吸引力，还得看《缪勒咖啡室》有什么让我看下去。长度五十分钟，由椅子和人的犯险拉开帷幕，之后是性质不同徐疾有异但张力相当的行径与举动：守护与自虐，接受与拒绝，改变与不变，努力与徒

劳……所有的主动与被动，都被放置在对立的位展上展示，除了肢体呈现的矛盾，更直指人心，是两种身体承载的负担，又名关系：女人和男人。

1978 年 5 月于德国乌波塔首演的《缪勒咖啡室》，来到 1983 年的香港，它便

奠定我往后的路向：说故事时，除了“事”的陈述，更要关心“故”，一如鲍什的警句：我不关心人们怎样“动”，我关心人们因何“动”。是动作，也是感动。至于因何，就是问题中的问题，指向内心多于外部，就是创作的起步。

怎样可以随时有所发现？当小张站到我面前，我请他以口述映像的方式，描述只有他看见，其他人看不见的一个片段。台上的人在观察，台下的人在想象，当过程完成，会有什么发生？我能在空气中看见，给舞者提出问题后，看着他们以创意回答时，那似笑非笑的“皮娜的容颜”。

**我想起第一
眼被鲍什的创作
吸引，也跟“危
险”不无关系。**